

关于管风琴的音乐和生活

管风琴手记

马慧元 著

管风琴的音乐和生活

2

著

1)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管风琴手记

关于管风琴的音乐和生活

马慧元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风琴手记：关于管风琴的音乐和生活 / 马慧元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225-280-6

I. 管… II. 马… III. 管风琴—随笔—文集 IV. J62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1263号

管风琴手记

关于管风琴的音乐和生活

马慧元 著

策划编辑：张卫平

责任编辑：丁纪红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段 芳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60×970 1/16

印 张：14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07年10月第一版 200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280-6

定 价：2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 言

严锋

最早读到马慧元的文章，是在世纪之交，在《音乐爱好者》上。她谈莫扎特，谈舒伯特。特别是一篇叫《雪里的勃拉姆斯》的，令人惊艳。这大约是马慧元的成名作，在小圈子里争相传诵。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那文章有点小资。嗯，岂止是有点，简直是超级：昏黄的灯光，微弱的音量，浓浓的咖啡，雪地里的暖意，等等。不过，小资到了极处，也就不那么小资了。本人一向狂好勃拉姆斯，对所有热爱他的人一律视为知己，无论姓资姓社，更无论大小。当时正好有朋友吴维忠在《音乐爱好者》当编辑，打听来地址，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吴维忠那里得知，马慧元在国外游学，读的是电脑专业，弹得一手好钢琴，其人如其文，纯净空灵，超凡脱俗，不沾一丝尘埃。

那时候我常去“爱乐人走四方”论坛，马慧元也常在那里出没，自称“老马”。那里的讨论热烈而真诚，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怀念。老马的文章一篇篇出来，水平越来越高。某一天，我收到陈村的电邮，说他在《音乐爱好者》上读到一篇文章，心潮澎湃，半夜里睡不着觉，忍不住亲手输入电脑，不敢独乐，发给朋友同赏云云。当然那就是老马写的。可巧我在这之前两天收到老马发给我的电子文本，心中不禁大乐。想想看，陈村早几十年就

是我的偶像，老马刚刚成为我的偶像，老偶像又当场变成小偶像的粉丝，这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呀。

后来同老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常能在网上、杂志上、书里看到她的踪迹。好像是先在加州读书，随后去了怀俄明，然后又去了休斯顿。仿佛仍旧在读书，仍旧在研究电脑，仍旧在弹琴。不过，她现在弹的不是钢琴，而是管风琴了。管风琴，巍峨雄伟、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管风琴。她的老师是大师玛丽亚·阿兰的学生，算下来她就是阿兰的再传弟子了。天，这真是搞大了。于是我们看到她笔下的管风琴愈来愈多，与她愈来愈亲近，愈来愈变成她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我们看到她登堂入室，不但到台上演出，甚至在教堂里以此为工作了。罗曼·罗兰写克里斯朵夫第一次听到管风琴的声音，“一个寒噤从头到脚，像是受了一次洗礼”。从前，因为某个机缘，我也曾经在教堂里弹过管风琴，为一个下午，那种狂喜和荣耀的感觉至今还在胸间回荡。相比之下，老马就是天天在过神仙的日子了。

去学校管风琴厅练琴，走到琴跟前站住，仰望。哇，它真是高啊！至少四层楼那么高。你想，琴体上方有十六码的音管呢。再说，上面还叠置别的音管。某层键盘专门控制最高处的音管，如果用这个键盘的话，声音好像阳光一样洒下来。

我觉得老马也变得越来越像她弹的管风琴，高，真是高啊。她的文字也越来越像管风琴的声音，阳光一样地向我们洒落。这令人高兴，令人羡慕，也令人惆怅。管风琴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大属于我们这个尘世，弹管风琴的人，到底是在弹管风琴，还是在被管风琴弹呢？老马，小心啊！

当然这只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因为我又欣喜地读到了很多

关于羽管键琴的文字。如果说管风琴带着老马一骑绝尘而去的话，羽管键琴会把她带回来，回到有着温暖的烛光、草莓和鲜花的客厅。显而易见，老马是羽管键琴的超级粉丝。她对羽管的感情，可以说是完全不亚于对风管的感情。这真是令人高兴，虽然我对羽管键琴一向是深恶而痛绝，出于某种根深蒂固的草根意识。不过，老马谈羽管键琴实在是谈得太好了，她对这个乐器的了解实在是太深太细太透了，她讲起拉莫、普赛尔、库普兰这些十八世纪的小资音乐家来，熟得好像他们就是她阿叔阿舅。我毫不怀疑，听老马谈羽管键琴，绝对比听真的羽管键琴更有味道。当然，我还是忍不住在看完之后，去搞来一大堆羽管键琴的碟，而且居然似乎真的听出一点味道来了。

这么说吧，老马谈羽管键琴，雅到极致，雅到发昏，雅到非小资的程度。不过白领读了用来吹牛也不错（慎用，可能吓跑女友）。

老马不谈勃拉姆斯久矣！她甚至连莫扎特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厌倦。现在出现在她笔下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那有什么办法呢？兴致所至，爱谁谁了。不过我们还是能惊喜地发现像维瓦尔第或李斯特之类的名字。我们知道，一般人谈音乐，最早都是从维瓦尔第之类开始，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对之作掩鼻状，以示高深。老马不。她现在还会把Rv107一口气听几十遍，并声称自己是维瓦尔第迷。这个真的很不容易，需要坚强的耐心和信心。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老马超凡入俗。

说到超凡入俗，我又想起另外一个人，辛丰年。于是就忍不住要比较一番。没办法，在描写音乐的领域，能看得入眼的就是这两个人的文字了，不比较是不行的。两个人年龄差别极大，性

格迥异，但是有一些共同点。都喜欢某个大俗的作曲家（马是维瓦尔第，辛是德沃夏克），都不喜欢舒曼，都喜欢追踪历史，都迷恋某个乐器，而且迷恋到某种程度，会收集和阅读大量关于该乐器本身的资料。更重要的是，都喜欢读谱。我迷信读谱的人，因为我相信读谱这件事，远远不止是个技术活。世上的音乐版本千千万，可有哪个敢称是绝对完美的演绎？版本有限，人心无限，也只有在用心去读谱的时候，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去接近那个无限。

他们都热爱音乐，爱到无限。

目 录

1 序言

管风琴手记

- 2 巴赫的《四十五首管风琴曲集》(BWV599—644)
- 10 巴赫的《十八首众赞歌》
- 17 《键盘练习第三部》
- 27 巴赫在深处
- 31 巴赫的《五首协奏曲》(BWV592—596)
- 35 巴赫的管风琴《三重奏鸣曲》
- 41 古老的管风琴——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管风琴音乐的 CD
- 46 亲爱的老布
- 55 巴赫之前
- 60 巴洛克乱想
- 64 向拉莫先生致敬
- 69 达坎之声——兼及法国巴洛克管风琴音乐
- 74 弹羽管的兰多芙斯卡
- 80 关于《歌德堡变奏曲》
- 82 亨德尔的《短笛奏鸣曲》
- 84 那些巴洛克的意大利人——维瓦尔第
- 87 羽管键琴二题

- 93 图雷克点滴
- 97 她的海顿
- 103 比贝尔的《奥迹奏鸣曲》

音乐生活

- 112 在教堂弹礼拜
- 116 练琴记
- 121 跟管风琴家面对面
- 130 今天下午的管风琴生活
- 136 音乐会上的歌德堡
- 142 巴赫生日姑且写下
- 145 车里的声音
- 148 圣诞音乐会
- 152 今天的钢琴生活

听乐小札

- 160 睡掉一只恰空
- 161 读谱听帕蒂塔
- 162 图雷克如是说
- 164 再说图雷克
- 166 一些古尔德
- 168 巴伦博依姆要离开
- 170 费舍尔的巴赫
- 172 三则碎语

175	宝箱之二十世纪伟大钢琴家
176	怀尔德的李斯特
178	管风琴家的手
179	管风琴之夜
181	下午
182	拉莫的羽管
184	今天被管风琴音乐打动两次
186	朋友送管风琴录音给我
188	今天的兰多芙斯卡
190	古老的音乐和生活
192	琴厅点滴
195	历史的音乐 音乐的历史
197	博士生杰森的独奏会
200	尘土巴赫
202	附录 1 关于管风琴
205	附录 2 乐器小识
208	附录 3 怎样倾听
209	后记

管风琴手记

巴赫的《四十五首管风琴曲集》

(BWV599—644)

—

坦白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写文章，我可能很久都不会再听这部《四十五首管风琴曲集》，也不会仔细读乐谱。然而听了读了，实在庆幸自己得到这样的机会。心爱的管风琴，任何时候都不亏待我们。听管风琴音乐常常是个苦差，我并不每天都听，但偶尔一听，觉得好过所有声音。那微微荡漾的笛音，那“不禁手捉”的飘渺乐意，让人心大悲大乐。不知我前世是否修来福气，没有错过这声音，真是天佑下民。或者，是梦魇吧，在普通的日子千回百转，让人无处躲藏。

与它别来久矣！曾经在一个春夏之间的时段里苦苦弹了其中几曲，不太得要领，罪没少受。那些曲子长不过十余行，短者两三行，每一首可以消耗近三周时光。在教堂里，有多少个守琴守灯长坐的时辰，我被那繁复的声音侵蚀，坠垮。

后来索性罢手，去弹协奏曲和奏鸣曲。有了别的东西垫底，倒真看出了这《四十五首》^①的好处。

有人说管风琴家若被囚于荒岛，能带几本巴赫的管风琴音乐，一定会包括这一卷。这曲子的由来，据说是巴赫曾经打算跑到柯

①《四十五首管风琴曲集》的简称。

恩去，被大公关了半年，结果他在监狱中写了这么一卷大作，最终没写完。不过此说只供人一笑而已，经不起推敲。追寻巨作的缘由何尝不是人的毛病。

站在帕赫贝尔^①，布克斯特胡德^②、波姆等人肩上，巴赫纵横捭阖，好不过瘾。这部《四十五首》比较广为人知，可能是因为其供练习之用，难免被轻看成单纯的技术练习。但事实上，其难度一点不下于巴赫管风琴中的顶峰。以钢琴作品相比，大约相当于肖邦、李斯特的练习曲。它们遍尝众赞歌的所有形式，类似《十八首众赞歌》和《键盘练习第三部》，然而每一首都那么短，里面埋藏的四五个声部彼此抚弄一番，瞬间作鸟兽散。而其中手段往往用得奇谲，尤其是手脚键盘居然平起平坐，令后人不敢效仿。三十三首纯粹的教堂礼拜之作以外，其余有一些零篇没有集中的主旨，但也有些意思，比如为好天气和饭食感恩，为死亡祷告等等。不论以何等名目，巴赫的风格一以贯之，从不苟且。有学者以伦勃朗的色彩比喻他的典风。虽然以脚键盘演奏旋律可谓北德管风琴派的特色之一，但像巴赫玩儿到这种强度和密度，又天衣无缝不显炫技的似乎别无分号。

其实在教堂听礼拜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充满了“thee”，“thy”古字，曲调质朴的赞美诗，在有心人那里，也许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吧。很多赞美诗来自中世纪的曲调，时光的流转和时风的迁移自然地给这些朴素的旋律增添幽远之气。于是后人可以看到

① Johann Pachelbel (1653—1706)，德国巴洛克作曲家，南德意志管风琴学派代表人物。如今他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D大调卡农》。

② Deiterich Buxtehude (1637—1707)，德国巴洛克作曲家，终身担任吕北克（北德意志）大教堂管风琴师，主要作品为管风琴和合唱曲。他的作品对亨德尔、舒茨、巴赫等人有重要影响。

巴赫怎样利用这座富矿。巴赫的数不清的合唱前奏曲，多数据标题可以追到曲调的源头，而且其中有很多与马丁·路德有关，非他所写即翻译。此外，路德会本来也以晚祷和音乐传统著称。

巴赫本打算写一百六十四曲，连标题都准备好了，可供路德教会全年的活动使用，然而壮志未酬。这四十五曲中，有三十三首是严格对应一年中的重要基督节日，而且所有的标题都与基督有关。注意观察和比较，可以看到音乐的走向与标题暗合，甚至约略形成程式和符号。有人嘲笑巴赫的这种寓意手法太过笨拙，我基本同意，不过巴赫在“主题先行”的情况下依然左右逢源，也真是难得。如第一首，BWV599，《异邦人的救世主来临》，旋律来自1524年的一首古老赞美诗。巴赫为它打造了互相对抗的多声部，其中的下行内声部代表耶稣降临，其中仿法国风的符点音符居然一直在脚键盘上。双手传递着错综复杂的内声部，要弹得圆融无痕，真的很难！听了这一首，我就曾有“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念头。在其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边界——谁让你生而为人，你的性命是你的牢笼，眼里处处是你力所不能及。好在这音乐难但不显其难，那下行的“降临”之态，听上去顺遂无碍，其实小节线已经模糊不存。节奏颠扑，只余温绵的声音牵扯不休。原来上善若水，上音也若水。

我承认听这些音乐需要一些努力，甚至忍耐。四十五首小曲起码够听一个月，哪怕是做到基本的熟悉。其中好听的声音太多了，瞬间吹皱春水，让我辗转难安。而难听的也多。那些太过壮大的声音，尤其是使用很多小号或者混合音色的音栓配置，从录音中绝难显现其美，只能把期待留给真实的空间。我一再建议别人：千万不要一口气听很多管风琴曲，不论多短的曲子，一次最

多听四五首即可。可见管风琴声决非纯美，甚至可以伤尽脾胃。那我为什么疏远烟火喧哗的钢琴曲而转向管风琴，努力读书读乐谱才求解一二？

生命在那风声徐徐长大长高，好像上接天界。然而那不是自大之意，我们飞起来，只是因为轻盈。是的，在音乐中自我轻如微尘。这种由谦卑和顺服而狂喜的感受，我只在管风琴声中经历过，永难忘怀。这样的音乐，一辈子遇见几部足矣。那狂喜，平常也小心地收好。

再比如BWV608是一首圣诞节使用的前奏曲，旋律来自十六世纪的歌曲。看看谱子，很简单，三连音在双手间抛来抛去，像布格缪勒^①那些天使兮兮的小钢琴曲。很明显，巴赫想用这种效果象征天使。不过听上去，好像活泼泼的小铃铛的音色，繁星点点似的。天使？是那些在乔托的画里端然飞翔的东西吗？巴赫把这些弄成了溪水的声响。这曲子弹弹听听无法不爱，但也谈不上印象深刻。

后面一首BWV610名为《耶稣，我的朋友》，倒是文本与乐思相扣的典范，也可以当得一句俗套“感人至深”。那凑得很近的亲密内声部，让人想起教堂里唱诗的气氛，那种特定场合下的轻轻欢愉，敬爱，坚定的自豪。这一首，无法让人不联想到《马太受难》。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BWV617，标题叫做《主，打开天堂吧》，我盼望世上有牵挂有悲哀的人都来听这一首。那高音在夜色里细成纤维，疏朗得不见形状，女高音一般的声音，淡淡绘出

^① Johann Burgmüller (1806—1874)，德国作曲家，传世作品主要为钢琴练习小曲。

天使飞翔的意趣。最容易记住的是十六分音符不断上下的中声部。据说巴赫很喜欢以十六分的中声部象征基督徒的挣扎和自我拷问。此外，脚键盘打碎小节线的绊跌之态，是在模仿圣经故事中年迈的西蒙的脚步。旋律来自十七世纪的赞美诗集中的一首，“我的日子即将结束……我已经受尽苦难 / 即将走向永恒的安歇……”如果你饱读哥特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这寥寥的文本描述大概让你浮想联翩。如果音乐可以作为主祷文，那它必然是我每日的念想。

这一首是全书中技术比较简单的曲子之一，因为节奏样式几乎不变。巴赫稀薄如此的时候不多，却因为透明深陷我于忧伤，全然不顾那所谓天堂的呼召。我们被告知，和别的曲子一道，它是作为教师的巴赫训练学生技术的曲子——一个“低到尘埃里”的理由。

二

我曾经固执地认为，只有对巴赫的康塔塔和管风琴作品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对巴赫的风格有比较全面的总体印象。然而康塔塔和管风琴作品，又好像无穷的互相迭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如果你对康塔塔有兴趣，肯定会去了解那些歌词的文本，这样一来起码要熟悉《新约》，此外还要知道一点路德教义，包括路德会的传统，甚至牧师的布道词。巴赫有收藏布道词的爱好，所以引征起典故得心应手。还有，当时的风气，巴赫的师承，那些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生活的地方，他服务的大公……

等这一切了然于心了呢？

上面说过，这部《四十五首》，以及巴赫的大部分合唱前奏

曲，都联系着标题，都可追溯到路德时代的传统赞美诗。巴赫为此形成了自己的隐喻习惯和标志，给后代学者留下无数谜团和争议。二十世纪初的人文主义者，管风琴家和巴赫专家史怀哲^①对此有历史贡献，然而也有索隐过度的毛病。在这方面，我比较欣赏英国学者泰勒（Stainton Taylor）的详细考证。他好像钻到巴赫肚子里，指出巴赫“其实并不介意赞美诗的真正含义，只注意一些特别有吸引力的字眼”。他举了个例子，有一首为新年而写的赞美诗，标题为“The Old Year is Dying”，然而巴赫的全部注意力似乎被一个“死”字吸引，结果为此写出了最忧伤的合唱前奏曲。读到此我大乐，总算有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泰勒还指出巴赫是第一个真正的浪漫作曲家，因为他对感情的丰富追摹无人能及。这也是我的心里话。我认为巴赫之浪漫不仅仅在于描绘情感的手段高超，而更在于他对“瞬间”的关注——其实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巴赫为作曲家们建立了所谓“理性”的体系，然而他超越了无数体系之内的人，因为他天才的奇想不拘于任何体系，那新鲜乐思处处开花，化腐朽为神奇。别人就没有这种永动机般的想象力和元气。但泰勒有个观点我不太同意，就是他认为这《四十五首》是情绪表达之大成。比如从中我们看到巴赫表达“快乐”和“悲哀”有许许多多手段。在我听来，虽然 joy 和 grief 是教堂音乐中的核心字眼，但巴赫似乎并未受此局限，他的快乐和悲哀其实模糊，有时甚至错位。然而他最夺我心魄的，正是这种情感的偏移和错位。像《马太受难》及《约翰受难》甚至《b小调

①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神学家、管风琴家、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医生。年轻时以《巴赫传》而闻名，后学习医学，亲赴非洲，并一直坚持管风琴演奏。